

路

張金壽著

文潮叢書之一

路

著 壽 金 張

一之書畫潮文

天氣是八月，秋風輕輕的拂着每一個人的面孔。秋風的動向原沒一定，忽而往東括，忽而往西吹，但總是輕輕的，軟軟的。

天佑鎮的北頭有一條馬路。馬路中間特別平坦，呈天藍色，恰好此時浮雲都未飄來，馬路與天，顏色是差不多的。八月的天氣人人愛過，這條馬路也是人人愛走。是那麼光滑，平坦，一些也不使腳感到難過。

不過平坦的道路說是只有汽車能走，自行車因為車輪窄小，佔不了多大地方，走過這條路，也不受限制；行人當然可以走的，那要在車輛不多的時候，在上面緩緩踱着，眼望二里地外全是藍的道路，像一條蛇，心中自然也是高興的；至於鄉間的大馬車，都另有平坦馬路兩旁的石頭道可走，錯走了平坦的道路是要受罰的。三五個着了制服的人常在路傍，臉上雖有如制服那樣土黃，精神却還有，用了貓兒的眼睛，窺視着遠方的大車。如有希圖走一走平坦的路而偷着吆喝騾子往中間跑的車夫被他們看見，三五元的罰款是絕對不因車夫的央告而不罰的，所以車夫不必叫他們捉住說是一貪小便宜吃大虧。——根本就不在光滑的路上走。舊的車走舊的路，新的路留着叫新車走，在理由上可以講一講的。

那些石頭道被大車走了幾十年，經得了車，經不住車上的重量，靠在邊走，那一塊石頭都是前邊高，後邊低，車走在上面，遂也空空咚咚的響。

馬路的西面十幾步遠，就有一條河，永遠不慌不忙，只是淅瀝瀝的流着。河裏有鴨子，浮上浮下，浮來浮去，毫無一點規律，故時時遭受着主人用棍子那頭的鐵鏈，鏟土擲打過去。河的西邊是舊日的御園，今已被辛苦的農夫闢爲水地，種着綠油油的稻子。

園子的地址是寬廣的，水地佔了十之七八，故一眼望去皆是綠。微風吹來，一大片稻都倒向一邊，又都立起來。底下的水，就由水溝通入外面河內。裏面較高，爲存水，農夫上了幾塊閘板，水從縫中流出，沙沙作響，從高處落在低地，濺起很大的水點。

一兩條魚往往從閘板縫裏擠出來，落在太低的河水上要稍遲一會才能恢復常態，鴨子就浮過來尋找機會，趁魚兒落在水裏又往上一翻的時候，用嘴吃了牠。遇見狡猾的魚翻去就上來，仍舊潛行河底。鴨子如肚裏餓，不免要追過去，看準了魚，頭朝水裏鑽去，兩腳在上面亂動。一個鴨子有天生的捉小魚吃的本事，鴨子又很多，一會這個頭入水裏，一會那個頭入水裏，都成了固定的姿式。如果站在河邊，只能見到兩隻腳在水面上亂蹬。

世上許多動作，意義上不必相同，姿式上或恰一樣。人們會把許多不關於人的用來象徵人，姿式不能例外。於是鴨子吃魚這姿式，因了好出口，就被人以代表一種不好意思出口

的某種動作了。就是「鴨子吃魚屁股朝天」。

這人是達二，二十歲的青年，身體發育已如成人，兩臂膊粗壯如橫鐵，一握緊拳頭，肘上下凸起圓肉塊，筋也突起，與賣藥拉弓的人差不多。十五歲由鄉下來此地，對一切早已習慣，口音也變成此地人一樣，不過語尾尚有些微良鄉味，能在翹起耳朵之後聽得出。

有說話的天才，許多有趣的話都會從他口內說出來，罵誰誰不厭，指了母狗說是誰，也有理由使誰不怒，而且還要笑一笑。工廠裏八十餘人，人人都和達三好，都在下工時，找達三談天。達三原是才學滿徒的徒弟，待遇上應比手藝人低下，工資應低，瑣碎事也要作，如譜茶打臉水，在新師弟未來之時，責任應由達三担負。工廠分數部分，各部分各有徒弟，達三自然是僅倖司理他們這一部分的事務的。

然而因為有着說話的技能，許多人却並不把他當作徒弟來打罵的。雖然那些事仍非他作不可，作時好壞不必太担心，不會有人瞪了眼睛說或是攔緊拳頭打的。

下工時候，正是十二點鐘，八月的太陽比較不高不低，比直射的熱與無熱的射的夏冬二季強多了。馬路的行人在這時很多，公共汽車在這裏鳴鳴走過，叭叭嘹嘹的賣賣汽車，從二里地外就可聽見嚮動，十分鐘後才徐徐駛來。

達三和許多工人，每天必得趕緊吃飯，則到一點鐘的時候還有一刻鐘至二十分鐘，他們

即走到大門口外，往馬路上望著的，往河裏望著的，也有持了一根竹竿，把竹竿的一頭拴上鉤子與線放入水裏，釣這十幾分鐘魚的。

空氣在這些工人的感覺，是新鮮的，悶在屋內五六小時，頭腦皆彷彿失卻思想力，在此時，得見陽光，得見秋風，得見工廠以外的人，每個人都高興得說不出來，各自享受着一日僅有的幸福，因為一過一點鐘，晚八點鐘方可下工。如不加工，太陽已落。要看日頭須等次日了。

所以一羣人像是獲得新生命，貪婪的享受着寶貴的時光。

「小二，那一個過去沒有？」

達三向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夥伴問：那人上身穿着短的藍小褂，短到把下面褲與襠腰的接簡處也露在外面。紅褲帶一頭掖在褲腰上，一頭已掉下來，垂到屁股後面。他那時正用一隻脚無意的一起一落，紅褲帶也隨着擺來擺去。眼看馬路，不過心中似乎並未思想着與馬路有關係的事情。被達三一呼，猛然的回過頭來：

「哪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是哪一個？」

「裝着玩兒！」

達三咳嗽了兩聲，作個暗號，有意無意的抬起頭，來的人有二十多個。一個騎着後面帶有紅綠線綢的女車，走過馬路。頭髮捲曲，兩脣如桃口，兩顴如西紅柿，大腿露外邊，不太黑也已經說是白，黃桃套套的只是腳，銀色的高跟鞋，努力踩着車腳蹬，兩隻腿往裏拐着，腿的彎曲處將要挨在一起，車腳蹬是一定的距離，兩腳不能挨近，自膝以下成一八字形。全身被旗袍裹得太緊。乳房高聳在外面。顯見爲「摩登」身體是如何的受罪。

這樣一點吸引，工人羣裏保持一沈默，許多隻眼隨着車輪轉動，有人張着嘴，像是呼吸受了什麼阻礙。

車行漸遠，與一部分的眼成斜度，立刻有多隻腳移動，仍保持原來的樣子。

馬路雖然不短，人眼不過只能看直線。很快的。那輛車就失去影子了。

「嚇！這小妞子！」

「真棒啊！」

「瞧那小胳膊！白了一個嫩。」

「你沒看見大腿？大開氣兒就露一點褲衩邊兒。」

「還帶一個黑鏡哪，他媽的！」

各處交雜着評論的口氣，且多羨慕享受這個人的那個人，他們想像……那個人必定下工就回家，打半瓶白乾兒，買一包花生豆，叫這個人往口裏送，花生的紅皮要剝得乾淨，不然就按在炕上，即使剝得乾淨，也要找另外一個機會作這種動作。那個人上工一定晚，早六點起身往這裏來，一定也要常受工頭的數說，甚或幾次要辭散他。但他可以不幹事，不吃飯，他要伴着這個人。

立刻，這些人的心裏有了震動，把以前想過多少次的事又都映演了一次。各人當然是不一樣，但都有着一個趨向，這趨向似乎與過去騎車人有些關係。

這些都是青年人，發育早已成熟，按習慣應有一個異性陪伴着，方才不感寂寞。不過薪水還不够養一個女人，無妻的難得像富家子弟，能使許多大脚媒人跑上門來提親。有妻的則多是來自鄉下，娶妻的時候原爲用一個不要工錢的人，今既不能掙得一個長工的錢，自沒替代媳婦給家中作活的人，自己只得和媳婦都在兩個距離很遠的地方各自守着空床睡覺。

於是，以看另外的女人作遣悶的方法之一，另一更較便利的辦法，即是夥伴，比畫出一切類似兩性間的動作，互相痛快稱這種爲玩笑。

上二種當是空虛的，聊作悶時消遣。此外，當實在無可奈何之時，積存半月工資送給妓女，以博不能抑止的性慾的飢渴，乃是每個人都辦過的。還有心意所思幻成一人，在夜間似

夢不夢時假想是睡着作夢，來暫把一人作雙方面者，更不少。

當這女人在他們面前走過，很快的勾起了各人的心情，皆陷於苦悶的狀態，遂互相打趣，批評，以抑止一時的興奮。

尤其在這時，正有兩個鴨在水上追逐。

「達三，瞧這個！」

「鴨子吃食，眼兒朝天麼！」

「不是，是那兩個。」

「那，有你，有我。我也不是爲什麼追你？」

「你追我，我不追你怎麼着？」

「哈哈！原來是因爲這個我才追你。大家都聽明白了？」

達三這樣說着，頭稍低，作出要追的姿式。「跑呀！我追。」

上工鈴搖響，先說話的跑進去，達三在後面蹣跚的走着。

一陣大笑聲，許多脚都邁進工廠的大門。

電力帶着機器轉動，靠在最外邊的大輪子盡了可能的力量跑，似乎要脫離機器而去，轉了一個花，中間的空隙一點也看不出來。看機器的劉章隨着飛輪而沸騰血液，他負擔着全機器的責任。有兩個人談着話，用了大聲喊，但總要重說幾次才能聽得見。劉章不聽，他只在思想一件事：「他該來了罷？不是說一點鐘來嗎？」

這是記掛才被自己荐在這裏學徒的徒弟，張家的懷民。

昨天，他曾到懷民的家裏去，說事情已經和經理說妥，明天就可以叫懷民去工廠，自此每月即有五元錢可拿。五元錢若買米麵，當够懷民一個人吃一個月了，也可以說在他家裏，省了一個人的嚼穀。

「謝謝您哪！要不是您，這事別人還是真辦不到。」

是懷民的父親，作下揖去。

「他二叔，最愛惜懷民，這次還得求您多照應。」

是懷民的母親笑着對他說。

他謙虛的客氣一下，便把一切規矩說給他倆聽：

「第一，可得要一個舖保，三年零一節之內不能不幹，如不幹，舖保要退每月的飯錢。

「哎，我們退飯錢可退不起，三年小二百塊錢呢！」

懷民的母親纏着眉頭說。她知道兒子的脾氣，每每任性作他自己以為是對的事去，總與家庭的思想不一樣。這次找事。並未向他提，還不知道怎麼樣結果呢。就是勉強去了。倘不合適，說不定哪一天就會不幹。所以對這長的時間而且只規定一方面負責義務的字據有些害怕。

「您要打算半途而廢，還不如不學，要打算學下三年來，就不會害怕這個。三年學滿，一月七幾塊大洋錢。只要耗下三年來！」

顯見有些不願意了，半途而廢，對他臉上也不好看。

於是再把早去，晚走，勤，快，機警等等作徒弟應具備的長處說一說，說定下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叫懷民到工廠找他。

可是一點鐘的時候，沒有人找他。兩點，三點，直到下了工。

「頭一天就這麼樣，那還成？」

他深深的揚了眉頭。這地方本適於鄉下人學徒，北京的「京油子」無論如何也受不了苦。不過懷民老實，才放下書本的學生不致於會掏奸，掏懶。又經不住老公母倆的請託再三，這才答應了這件事。誰想到頭一天就這麼樣？

可是懷民家裏這些事他却不知道。

懷民從同學家中回來了，挾了一本「小朋友升學指導」，一本「算術三百難題解」。吃完晚飯，父親就把這些話說與他聽：

「我老了，你媽也這麼大歲數，全指着你們養活着呢。家裏還有一所小房，可是已經有了一百塊錢的賬。賣了房，除還賬外也就够咱們家吃三年二年的。——吃完又怎麼辦？你弟弟太小，還得二年工夫，不必提他們。你呢，小學畢業了，不能這麼下去，總要有個事情才成。」

父親說到這裏，看看懷民，懷民只是垂頭聽着。又接着說下去：

「昨天，我又到劉章你劉二叔家裏打聽，問問到底成不成？」

「什麼成不成？」

「叫你到他們工廠去呀！」

「不成，我不成！」他把頭搖了幾搖，嘴抿着。

「你等我說完話，你再說。——我不是早就求過他嗎？再去問一問。今天他來，說成了明天就可以去。」

「我不去！」

「他媽的急什麼？告訴你聽我先說沒有？——一月五塊錢，照現在的行市，哈哈！够買

倆麵的。早晨呢，六點鐘上工，十二點吃飯。下午一點上工，八點下工，下工再回家吃飯。要沒加工，可就不用回去了。

「你想想，這是掙飯的路，指給你，走不走隨你。別叫你將來瞞怨，說我我那時不曾你，不辦正事。咱們家呢，念中學我念不了，沒法子，不能跟人家比。」

「我不去！」懷民坐在炕的一頭，只是這樣說。

父親在一邊生着氣，呼呼的。

又聽母親說了，她說家境不好，說年老人不能再去作事，說兒子們再不作事父母就要餓死。末後，咽喉裏有了泣聲，眼也紅了。

懷民說他預備入師範學校，不花錢，還管飯。母親的意思是叫他再進一步往家掙錢。就這樣僵持下去。

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懷民沒去。

但這天的第二天又被父母哭着勸着，終於第三天早晨，入了那個大門。

他無心看馬路西邊的稻地，河裏流着的水，水裏浮着的鴨子，這些在往日曾是畫中材料，今日至以後，他知道也許永遠沒機會動動畫筆了。

懷了一顆天真純潔努力向上的心，他入了工廠。

劉章帶了他拜見各屋頭目以及有爵位的手藝人，求他們多多照應。其實這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

最後，領他到了屋裏去。這是一小部分，不過一個首領，三個手藝人，一個師哥，連他六個人。

「沒拿鋪蓋來？」

麻臉的頭目問。

「沒有。」

「明天拿來，有加工呢，晚上不能回去睡。」

「嗯！」

「登魁呀！」那個高個兒的手藝人叫。那個師哥答應。

「你去同他到廚房，怎麼沏茶，怎麼打水，告訴他。」

「打水沏茶還不會？」

「他人生不熟的，你告訴告訴他。」

「這也叫人告訴？」

「叫你去你就去得了。哪有這個說的？」

於是叫登魁的師哥咕嚕着嘴，帶懷民到廚房。

「來！告訴你。這是甜水缸，裏邊是井水，這是苦水缸，裏邊是河水。每天早晨。用開鹽湖茶，打洗臉水用罐罐裏面的。打完水就灌上，別忘了！這個大師傅狗彘的很厲害。要不，他揍你。剩茶倒在那邊水溝裏，茶葉打屋裏那個抽屜裏拿。」說完了這些話，又把聲音放低

「那個高個兒的，姓趙，他媽的可壞透了，應該不應該的胡支使，好他媽孫子啦！跟他翻着（註：土語，即反對之意。）沒錯兒！」

他倆回到屋裏。師哥原有師哥的工作，懷民則站在那裏，一面看大家怎樣作活，同時預備聽他們的使喚。

「八月的秋風兒，陣陣的涼啊？一場白露啊，一場嚴霜啊！……」

麻臉的老狄一邊作着活，一邊唱着。

這部份的人少，屋小可以不按規矩永遠靜默。而且因為機器小，不必很大聲的說話彼此就能聽見，那末這歌聲是很清楚的在屋中盪漾着，入了每個人的耳中。

「小嚴霜單打呀，沒根的草啊！掛打扁兒（註二：炸蟬之一種）棒子呀，草根兒上啊！」一個穿着一身黑，只是黑禮服呢鞋上面飄着綠腿帶穗子的首先受了聲音的刺激，也唱起

來：

「聞聽此言啊，大吃了一驚啊，好一似涼水澆頭啊，懷裏頭抱着冰啊！」
顫顫的作了一個與他的體格及衣服不太稱合的柔聲。

「好白玉霜！好魏小山！好我的乖乖！」

是那個高個子的讚歎。末兩句特別把聲音拉得很長，已把他的頭將要併到那個魏小山的頭了。

「你這小子怎麼了？」

「我是個捧角兒的。」他又輕輕嗽了兩聲：「咳！咳！沒聽說過管花錢的老爺叫小子的。咳咳！」

「別裝孫子啦！快點兒給人幹活！」

「有你小孩兒在傍邊唱，我老和尚怎能不動凡心？早把活忘了。」

魏小山這次不言語了，仍唱。

一會兒，那個高個子的趙師傅也唱起來：

「伸着手，摸着在，姐姐頭髮癢呀，姐姐的頭髮桂花油兒香，扯不撈登槍。」
他把手敲機器，作那末一句打鑼鼓的聲音。

「姐姐的頭髮禿光光，扯不楞登槍。」

他又用手摸着李二禿的腦袋。

那個李二秀坐在那裏半天沒有言語了，這次經他一摸，猛的跳了起來把拳頭握緊，中指的骨節突出，用力擊了一下大個子的頭。

「姐姐給你一猴兒頭。」

「喝喝：好疼，哎喲！」

大個子把手摸着挨打的地方，一隻眼睛閉着，肩頭一聳，作挨了女人打本極舒服却又裝作很疼的樣子。

「你得着和尚了？幹麼這大勁打我老僧？」

「打的就是你老僧頭，看老僧腦袋棒還是猴兒頭棒非打得你再上高山修練去不行。」

又是兩下子。

穿着一身黑的魏小山還在飲一杯茶，因為急於說話，不知道口茶水咽在肚裏或是吐出碗裏，反倒就誤了工夫。但他終於叫水暫時先回到碗裏，碗水被沖，起了幾個水泡。他才說出話來：

「大個子太浪，不招這個就招那個。回頭下工，咱們倆人給他左右招呼，看他受得了受